

車錫倫 / 編著

中國寶卷總目

大明德妃張太后五至聖護教誠心喜捨資財命工彩畫

佛總靈山會西方境斗母等聖像十四軸道經三皇聖祖

南斗等聖像十九軸共三十三軸香花叮嚀水陸供養拜

全枝盛茂惟願 九重殿上常帶 乙卯夏 小如

龍顏四序常輝 吉慶四恩銘報 乙卯夏 小如

大明嘉靖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小如

北京燕山出版社

車錫倫 / 編著

中國寶卷總目

己卯夏

小如

北京燕山出版社

序

周紹良

寶卷是中國民間文獻中尚未充分發掘、整理的一宗遺產。國際學術界對這種文獻的注意似乎達到很熱心的程度。過去學術界通用的相關目錄，接續有三種，它們是：傅惜華先生編纂的《寶卷總錄》（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1951年），胡士瑩先生編纂的《彈詞寶卷書目》（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李世瑜先生編纂的《寶卷綜錄》（上海中華書局，1961年）。限于當時的條件，所錄頗不詳盡。車錫倫先生師事現代著名小說戲曲研究大家趙景深先生，1963年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班後，即以研究俗文學為職志，尤注意搜集寶卷方面的資料。他先後在內蒙古大學、山東大學、揚州大學任教，除講授相關的古代小說、戲曲、俗文學等課程外，以全部精力投入寶卷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他在這方面的成就引起海內外矚目。《中國寶卷總目》一書，可說是他大半生研究的心血薈萃。

此書的初稿，曾以“非正式出版物”的形式，由臺灣“中央研究院”在1998年夏季印行一次，僅只600冊。

當然是不敷需求的。

此書所錄，較傅、胡、李氏三目約多三倍。附錄文獻中著錄多種前人所編的寶卷書目，並有詳盡的前言。現在所出的是補訂本，所錄較臺灣本的條目又有所增加。編排方式也作調整，索引等重新編制。車先生以我為同好，約作一短序。因略述相關情況如上。

中國寶卷文獻的幾個問題

(代前言)

中國寶卷是至今尚未被充分發掘、整理、研究的一大宗民間文獻，是繼敦煌文獻之後，研究宋元以來中國宗教（特別是民間宗教）、民間信仰、農民戰爭、俗文學、民間語文等多方面課題的重要文獻。六七百年來，中國寶卷是在特殊的民俗文化背景中產生、流傳、演化，及至逐漸消亡。因此，寶卷文獻的整理、研究，便同一般古代文獻有許多不同之處。筆者歷時十五年編成此《中國寶卷總目》，現將有關寶卷文獻的幾個問題介紹如下。

一、寶卷發展概述

中國寶卷淵源於唐代佛教的俗講。宋代，原來集中於寺院、廟會中的說唱文藝形式大部份轉移到勾欄瓦子中演唱，但佛教寺院和僧侶仍保留向俗眾講經說法的活動。對後世寶卷發展影響較大並廣泛流傳的《銷釋金剛科儀》（明代又稱《銷釋金剛科儀寶卷》），據研究者考證

即南宋時期的作品^①。它是演繹《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的，是唐代俗講講經文的直接繼承。北宋末年佚名《道山清話》中記載，京師汴梁慈雲寺曇雲講師，“每為人誦梵經及講說因緣，都人甚信重之，病家往往延致”。說明當時請僧侶到家中誦經和講說因緣，已成為民衆消災祈福的信仰活動。

寶卷之名出現於元末明初。現存最早的寶卷是北元宣光三年（即洪武五年，1372）蒙古脫脫氏施舍的彩繪抄本《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②。明代前期是世俗佛教寶卷發展時期，流傳寶卷沿襲佛教俗講傳統，分為講經和說因緣故事兩大類，前者如《銷釋金剛科儀》、《大乘金剛寶卷》、《心經卷》、《法華卷》等，後者如《目連卷》、《睽子卷》、《香山寶卷》、《劉香女寶卷》等。

明代中葉以後，直到清康熙年間是民間宗教寶卷發展時期。演唱寶卷被稱作“宣卷”。明成化、正德間，羅清（又名夢鴻，1442-1527）創無為教（又稱羅教），編撰《苦功悟道卷》（一冊）、《嘆世無為卷》（一冊）、《破邪顯證鑰匙卷》（二冊）、《正信除疑無修證自在寶卷》（一冊）、《巍巍不動泰山深根結果寶卷》（一冊）五部寶卷，簡稱“五部六冊”。此後新興的民間教派紛紛創立，它們均以寶卷為布道書。這些民間宗教寶卷多數是宣講教義、修持方式和宗教活動儀規，也有一些改編神道故事和民間傳說故事，如《靈應泰山娘娘寶卷》、《護國祐民伏魔寶卷》、《先天原始土地寶卷》及《銷釋孟姜忠烈

貞節賢良寶卷》等。明末有些民間教派參加了農民大起義，這在寶卷中也有反映，如龍天教的《家譜寶卷》。清初大成教的《定劫經》（又名《佛說定劫寶卷》）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際民衆苦難，這部寶卷又被清中葉八卦教和其他從事反清鬥爭的民間教團所傳抄。

清康熙以後，由於清政府嚴厲取締、鎮壓各地民間教團，民間宗教寶卷的發展受到遏制。各地民間教團在秘密布道活動中雖仍保留宣卷的形式，並編了一些寶卷和其他布道書，但主要是襲用和改編前期民間教派的經卷。清末，各地民間教團又盛行“鸞書寶卷”（又稱“壇訓”），其內容為神降的乩語，主要作為讀物流通，已脫離寶卷發展的傳統而徒具其名。

但在清代初年，宣卷已流入南北各地民間，成為民衆信仰、教化、娛樂活動，因此民間寶卷盛行。其流傳區域，南方集中於江浙兩省吳語方言區，北方則散布於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及甘肅等省的部分地區。清末民初是民間寶卷發展鼎盛時期，在江浙一帶，宣卷成為僅次於彈詞的民間說唱文藝形式。衆多的宣卷班社活動在城鎮、鄉村，並進入上海、蘇州、寧波、杭州等大城市，結合民衆祈福禳災的信仰活動，到民衆家中唱堂會，也在朝山進香、廟會社賽等群衆性信仰活動中演唱。北方諸省的民間宣卷稱作“念卷”，出現雖較早（大概在清代初年），但其發展沒有江浙宣卷那樣普及，主要是農村中一些識字的“先生”抄卷，並為民衆念卷。這

一時期的民間寶卷除了一些用於信仰活動的祝禱儀式寶卷及勸世文寶卷外，絕大部分是文學故事寶卷，包括神道故事、民間傳說故事、俗文學傳統故事和時事傳聞等，另外還有一些源於民歌俗曲的“小卷”。

五十年代以來，江浙的宣卷和北方的念卷迅速衰亡了。但據八十年代以來的調查，在江浙地區個別農村中仍有零星可見的宣卷活動，江蘇靖江縣農村則盛行“做會講經”（一種說書化的宣卷）^③；在甘肅河西走廊偏遠的農村中，仍盛行念卷和抄卷^④。

二、寶卷的名稱和命名方式

寶卷是這類文獻的通稱，明王源靜補注《巍巍不動泰山深根結果寶卷》卷上釋其名義云：“寶卷者，寶者法寶，卷乃經卷。”有時則簡稱“卷”，如《目連卷》。除寶卷外，還有其他一些名稱，用於某些特殊的寶卷，或在某些特定情況下使用。

（1）科儀、寶懺、科

“科儀”“寶懺”之名取自佛、道教。中國佛教採用大乘經典中的懺悔、禮贊內容而成懺法。唐宋以下，懺法大行，它們多取某一經典內容，在一系列儀式中供信眾懺悔、修行，這類經卷稱“懺法”“懺文”“懺儀”，或稱“寶懺”“科儀”。如南宋宗鏡編《銷釋金剛科儀》，所據為《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即《金剛經》）。這部“科儀”在明代世俗佛教及民間信仰活動中均極流行，又稱

《銷釋金剛科儀寶卷》。道教亦將其道場威儀（道士齋醮所行科範儀式）稱“寶懺”或“科儀”。

明代的民間宗教，特別是弘陽教、黃天道，也特別注重在道場儀式中宣揚教理和修持，它們的這類寶卷多稱“寶懺”，如弘陽教的《混元弘陽明心寶懺》等，黃天道的《普靜如來鑰匙寶懺》（包括五種“寶懺”）。

清及近現代江浙民間宣卷“做會”活動儀式，佛、道混雜，其用于祝禱儀式的某些寶卷亦稱“科儀”，短小者也稱“科”，如《齋天科儀》《慶（請）王科儀》《度關科》《發香科》等。其雖與某些佛、道教的科儀同名，但內容則有差異。

（二）經、真經、妙經、寶經

民間宗教家視其寶卷為經典，因此許多寶卷也稱作“經”；在教派紛呈、寶卷衆多的情況下，則強調其寶卷至真（文獻中多稱為“骨髓真經”）、至寶、至妙，于是又借用道經命名方式，有“真經”“寶經”“妙經”之類名稱，如《佛說地獄還報經》《弘陽妙道玉華隨堂真經》《古佛天真考證龍華寶經》《佛說鎮宅龍虎妙經》等。許多民間宗教寶卷的簡名也稱“經”。

（三）寶傳、傳

一般用于神道人物傳說和宗教祖師傳記類寶卷，如《韓祖成仙寶傳》《何仙寶傳》《七真天仙寶傳》，也可簡稱為“傳”。這類“寶傳”多是清代民間宗教家編寫。

（四）古典（或作“典故”）、古迹、妙典

這是近現代江浙民間宣卷中某些寶卷用的名稱，如《西瓜古典》（即《西瓜寶卷》）、《吃狗屎罵爹娘故典》（即《希奇寶卷》）、《顯應古迹》（即《顯應橋寶卷》）。這類名稱原是民間俗語，意即古老的故事。個別寶卷偶用“妙典”，則顯示其內容的秘、妙，如江蘇靖江佛頭做“延生明路會”演唱的《鋪堂寶卷》，亦稱《鋪堂妙典》。

（五）偈、偈文

這一名稱借自佛教，指用於做會宣卷中祝禱儀式的歌曲，或源於民歌俗曲的“小卷”。前者如《請佛偈》《上茶偈》《十炷臘燭偈》《八仙上壽偈》；后者如《許仙游春偈》。也可稱“偈文”，如《散花偈文》。它們的唱詞大都是七言上、下句體，下句押韻，不限於四句。

寶卷的命名方式也有些規律和特徵。民間宗教的寶卷多做照佛、道教經典，據寶卷的內容、宗旨、功用等構成一個很長的卷名，如《皇極金丹九蓮正信皈真還鄉寶卷》。大多數民間教派倚稱佛教，其寶卷在卷名前做照佛經加“佛說”以顯示為佛親自說法，如《佛說道德運世忠孝報恩寶卷》《佛說二十四孝寶卷》；有的則冠以“彌勒佛說”，如《彌勒佛說地獄十王寶卷》。清及近代北方民間寶卷沿襲此習也將改編俗文學故事寶卷冠以“佛說”，如《佛說紅燈寶卷》。有些民間宗教倚稱道教，則做道經在卷名前加“元始天尊說”，如《元始天尊說真武修行苦行寶卷》。有的民間教派寶卷卷名前冠以“銷釋”，表示為對經典的解說，如《銷釋授記無相寶卷》。有些民

間宗教寶卷把教名冠於寶卷名中，明代弘陽教的寶卷多如此，如《混元弘陽悟道明心經》。

清及近現代民間寶卷中的文學故事寶卷，多以故事名或主人公的名字作卷名，如《紅燈寶卷》、《梅英寶卷》、《張四姐大鬧東京寶卷》。改編俗文學傳統故事的寶卷，多襲用原名，如《珍珠塔寶卷》、《二度梅寶卷》。清末民初江浙及各地善書坊、經房整理刊印的寶卷，多將寶卷主人公的籍貫或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加在卷名中，構成一個很長的卷名，如《湖廣荊州府永慶縣修行梅氏花綱寶卷》、《大明嘉靖江蘇蘇州府玉蜻蜓寶卷》，這類卷名多放在卷首。

許多寶卷有眾多的異名（包括簡名、又名等），這是寶卷命名的特殊現象。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

(1) 明清民間宗教多處於不合法的地位，它們重印或抄傳前代的寶卷便常常更改卷名，或用簡名，或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卷名，如明萬曆間蘭風、王源靜注釋的羅清“五部六冊”，後來被冠以《金剛般若經注釋全集》一再重印；民國間山東烟台泰東印刷局排印線裝本《皇極金丹九蓮寶卷》被冠以《武當山玄天上帝經》。

(2) 民間宗教的刊本寶卷，其封面題簽同卷首題名往往有差異；方冊刊本寶卷書口（版心）題名，則例用簡名。如民國十六年（1927）杭州壹善堂重刊《普靜如來鑰匙寶卷》，卷首題《普靜如來鑰匙古佛通天六冊》，書口題《普靜卷》。

(3) 文獻中記錄的民間宗教寶卷多用簡名或異名，如明刊寶卷附載的寶卷目錄和清政府查辦邪教案檔案中提到的寶卷名目。

(4) 寶卷開經偈和結經部分的唱詞中，例要出現寶卷的名稱，這類唱詞主要是七字句，這樣便只能用簡名，如《福國鎮宅靈應灶王寶卷》便作《灶王寶卷》或《灶王卷》；《珍珠塔寶卷》稱作《珠塔寶卷》。後期的文學故事寶卷在這些地方有時改用一個雙音節的異名，如《何文秀寶卷》改作《恩怨寶卷》等。

(5) 清及近現代江浙民間宣卷藝人演唱的文學故事寶卷，往往在情節上加以變動而用一個不同的卷名以標新立異，因此他們的手抄本寶卷異名相當多。

由于上述種種原因，所以，不論前期宗教寶卷或後期的民間寶卷都存在着“同卷異名”的問題，特別是一些流傳廣、影響大的寶卷，異名更多。如《皇極金丹九蓮正信皈真還鄉寶卷》，它的簡名和又名有《皇極寶卷》、《皇極經》、《金丹九蓮經》、《九蓮經》、《皇極金丹九蓮寶卷》、《九蓮如意皇極寶卷真經》、《金丹九品正信歸真還鄉寶卷》等；又如《何文秀寶卷》的異名有《恩怨寶卷》、《四喜寶卷》、《賢良寶卷》、《貞烈寶卷》、《雙恩寶卷》、《妙蓮寶卷》、《文秀寶卷》、《忠烈何文秀寶卷》、《義夫節婦何文秀報冤本傳》等。衆多的異名有時又同其他寶卷重名，造成“同名異卷”的問題。比如清代後期真空教的《報恩寶卷》便同明代還源教的《報恩寶卷》

(全稱《歸家報恩寶卷》)無涉；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金陵一得齋刊《歎世寶卷》便同明羅清“五部六冊”中的《歎世無為卷》(簡名《歎世寶卷》)無涉。又如清及近現代流傳極廣的《紅羅寶卷》和《猛將寶卷》，均有異名為《晚娘寶卷》。

寶卷命名的這種複雜情況，增加了寶卷著錄和整理工作的難度；研究者在使用寶卷文獻時，也應注意這方面的問題。

三、寶卷的版本、流通和作者

演唱寶卷的特點是照卷本“宣揚”，因此六七百年來留下了大量的卷本，其版本有手抄本、印刷本(包括木刻、石印、鉛字排印本等)，而以手抄本為多。

最早的寶卷卷本大概都是手抄本。《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中說：“若人寫一本，留傳後世，持誦過去，九祖照依目連，一子出家，九祖盡生天。”這種以抄傳寶卷為善行功德的觀念對後期民間寶卷的傳播有很大影響。

明代前期世俗佛教的寶卷，文獻中雖留有十幾種卷名，但卷本留存極少，有傳本的也大都是後世的刊本或抄本，且經過後人修改整理。

明正德至清康熙 200 年中留存的民間宗教寶卷有 200 餘種。這一時期的刊本寶卷絕大多數是做佛、道教經典形式的大字經折本、梵篋裝，少數為方冊本或手抄本。

明正德四年（1509）羅清的“五部六冊”首刊。據《三祖行脚因由寶卷》載，“五部六冊”的出版得到太監張永和魏國公、黨尚書的支持，並推薦給正德皇帝“御覽”：“五部寶卷開造印板，御制龍牌助五部經文，頒行天下，不得阻擋。”這種說法雖難以證實，但自“五部六冊”以下，各種民間宗教的寶卷卷首均刻有三面“龍牌”，其中標明為“御制”者，即永樂北藏的御制題詞，這類寶卷大都是信眾捐資助刊。有的教派得到后妃太監、王公貴族的支持，由皇家內經廠印制寶卷，並頒發各大寺廟。其印刷豪華富麗，與內經廠印制的藏經無甚區別。至今在個別寺廟的藏經中尚可找到混雜其中的這類寶卷。民間宗教的刊本寶卷，都是向民衆布道的寶卷。各教派內部的核心秘密也編成寶卷，這類寶卷僅以手抄本形式在教內少數人中傳承，如明末龍天教的《家譜寶卷》。這類寶卷留存極少。

清康熙以後，清政府嚴厲鎮壓“邪教”，追索它們使用的經卷，并予銷毀，各地秘密布道的教團傳抄和刻印的寶卷，留存極少。清咸豐以後，有些教團以溫順、勸善的面貌出現，並整理、刻印寶卷，江浙一帶曾大量刻印寶卷的杭州瑪瑙經房（蘇州也有一處瑪瑙經房）和慧空經房、上海的翼化堂善書局、常州的寶善堂和培本堂、南京的一得齋，及各地的善書局，大都有民間教派的背景。它們刊印的寶卷，經常互相翻版重印，乃至借版印刷。主要是一些宣揚因果報應的修行故事寶卷及祖師傳

記、勸世文之類的寶卷。這些寶卷的印行，多采用集資助刊、免費發放的流通方式，如民國八年（1919）上海大豐善書刊行所石印《鍼心寶卷》（即《真修寶卷》）卷末附“寶卷流通八法”：樂善流通、祈福流通、懺悔流通、吉慶流通、贊賞流通、勸誦流通、饋送流通、傳播流通。這“八法”實即集資助刊流通，這部寶卷即是江蘇鹽城的“同善社”出資印的。清末及民國間各地教團也印過不少“鸞書寶卷”；有些教團與明清民間宗教有淵源關係，也翻刻過一些明清民間宗教寶卷。

清代的民間寶卷多為手抄本。江浙宣卷藝人使用的寶卷，多為師徒傳抄；也有些是“奉佛弟子”編寫、抄錄，或供個人閱讀，或送宣卷人去“宣揚”，如傳世抄本《天仙寶卷》末署“光緒壬寅（二十八年，1902）尤輪香抄錄，送楊錦銘宣揚”。現存此類民間寶卷的抄本，最早的是清康熙二年（1663）黃友梅抄《猛將寶卷》，乾隆、嘉慶抄本亦有發現，道光以後便多起來，最多的是同治、光緒及民國間的抄本，這同江浙宣卷逐漸發展的規模有關；同時，藝人使用的抄本寶卷每次演唱都要翻閱，易于破損，年代久遠的本子難以保存下來。清末及民國間江浙宣卷活動的商業性比較明顯，宣卷藝人之間有競爭，所以他們的抄本寶卷一般不輕易示人。北方念卷流行地區，民衆以抄傳寶卷為善行，互相借抄寶卷十分普通。今存清順治十八年（1661）抄本《佛說喜相逢寶卷》，流傳地區不詳。在山西介休縣曾發現過乾隆五十三年

(1788)抄本《慈雲寶卷》。當代甘肅河西走廊搜集到的民間抄本寶卷則多為七八十年代的新抄本，最早的本子是清光緒年間的抄本。

民國以後，江浙地區上海等大城市出現以印售寶卷為業的印書局，如上海的文益書局、文元書局、惜陰書局，杭州的聚元堂書莊，寧波的學林堂書局、朱彬記書局。它們用石印技術（少量是鉛字排印）大量印刷寶卷，作為俗文學讀物發售到各地；社會需求量大的寶卷，都被一再重印。所印寶卷主要是據俗文學傳統故事改編的寶卷。

以上是中國寶卷的版本和流通的基本情況。關於寶卷的版本尚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一是明清民間宗教的刊本寶卷的版本常有托古現象。其原因同民間宗教多處於不合法地位有關；或假托古人，以增加其權威性。如明刊《佛說楊氏鬼綉紅羅化仙哥寶卷》，其目錄后題有“依旨修纂，頒行天下，崇慶元年歲次壬申長至日”、“至元庚寅新刊、金陵聚寶門外圓覺庵比丘集仁捐衆開雕”等題識。“崇慶”係金衛紹王年號，其元年為公元1212年；“至元庚寅”係公元1290年。據題識這本寶卷應是金編元刊，但題識中的“聚寶門”是明初朱元璋所建南京新城的城門，即今中華門，則其為明代所刊無疑。其二，民間的寶卷抄本多為粗通文字的人傳寫，其間錯別字（特別是同音假借的字）、簡體字、異體字特多，也有一些特殊的慣用字，如江浙抄本寶卷中，“頭”字多作

“豆”（方言同音）；“仙”或寫作“仝”“僂”，“賢”寫作“賢”等。這方面的情况，可做民間語文的研究。

不論民間宗教的刊本寶卷或民間流傳的抄本寶卷，一般均不署作者（或改編者）姓名，所以各種寶卷的作者一般都難以考實。

明代各民間教派創教祖師所編的寶卷，如無為教羅清的“五部六冊”，弘陽教韓太湖的“弘陽五部經”，它們都是由祖師口授、信徒記錄整理的。這種情况在這些寶卷或其它寶卷文獻中可以考查，因知其作者。有的寶卷中造卷人也會用暗語作些交代，如明黃天道《銷釋白衣觀音送嬰兒下生寶卷》第二十四品寫卷人自述：“俺師徒、留寶卷、心中絕嘆，師傅恩、父母恩、一樣相同；口天留、白衣卷、與母開道，培（陪）小心、一十一、忠孝筆宗。”“口天”為“吳”俗字，“一十一”為“王”，可知編這部寶卷的“師徒”分別姓吳和王。清代政府鎮壓民間宗教，各教團中人（多為教主）編寫出版的寶卷多不署名，偶署別號也多作偽托，如青蓮教（先天道）的《觀音濟度本願真經》，卷首既有署為“永樂丙申歲六月望日書”之《觀音古佛原叙》，又有“大清康熙丙午冬至后三日廣野山人月魄氏沐手敬書於明心山房”之叙文，叙中編造了他在“普陀朝元洞靈通寺”得此“真經”，並且由梵文譯寫刊行的話頭，其實這位“廣野山人月魄氏”即這部寶卷的作者，他是道光間青蓮教（先天道）教主彭德源。總起來看，能像上述考實作者姓名的明清民間